

★

1993年获普利策奖

1993年《纽约时报》年度关注图书

1994年心理学研究妇女联合会杰出出版奖

亚马逊网站五星级图书

★

# Unbearable Weight



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

## 不能承受之重

[美] 苏珊·鲍尔多 著 慕亮 赵育春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

1993年获普利策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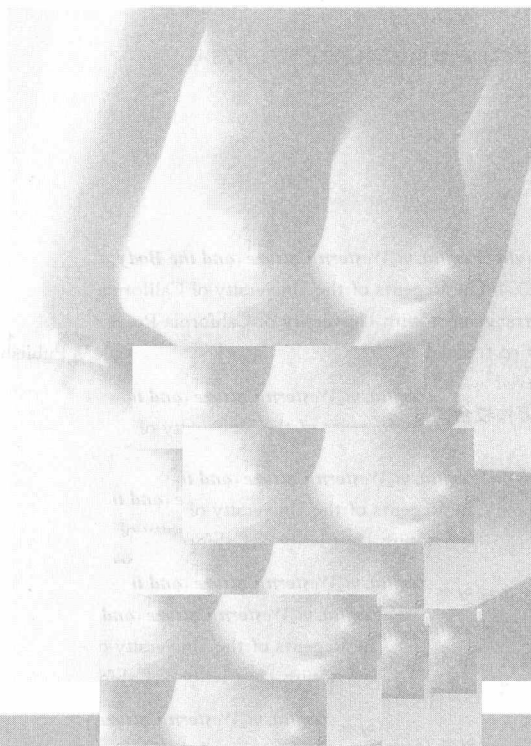
1993年《纽约时报》年度关注图书

1994年心理学研究妇女联合会杰出出版奖

亚马逊网站五星级图书

★

# Unbearable Weight



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

# 不能承受之重

[美] 苏珊·鲍尔多 著 綦亮 赵育春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能承受之重 / [美]鲍尔多著; 慕亮、赵育春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214-05865-2

I. 不… II. ①鲍…②赵… III. 妇女-问题-研究  
IV. 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9723 号

***Unbearable Weight: Feminism,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Body***

Copyright © 2004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09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07-173

书 名 不能承受之重——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

著 者 [美]苏珊·鲍尔多

责任编辑 汪意云

译 者 慕 亮 赵育春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3.75

字 数 27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慕亮 [美]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865-2

定 价 30.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 致 谢

对于我们这些在规模小的大学任教,教学任务繁重的人来说,找时间写作是非常困难的,但我很幸运,并且享受了很高的特殊待遇,得到了来自不同渠道的非常慷慨的机构性赞助,由此得到了时间。我得到了两个驻校奖金,第一个让我参加了艾莉森·贾格尔在道格拉斯学院举办的劳丽研讨班,在那里度过了1985年的春季学期,第二个让我从1987年至1988年,作为洛克菲勒驻校人文学者在杜克大学和北卡罗莱纳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研究。这两次机会提供的不仅是思考和写作的时间,还有能刺激这个过程的出色的知识环境。在获得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同时,我还得到了美国学术协会委员会福特研究员奖学金的赞助,让我可以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继续研究这个课题,莱莫恩学院还慷慨地让我提前放公休假。我最要感谢的就是莱莫恩学院——感谢它在过去为我提供的数项教师科研补助金,并减少我的课程;感谢它为我提供的开放、多样和温暖的知识环境;感谢它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它的第一个讲座教授职位,约瑟夫·C·乔治教授职位,给了一位女性主义学者。在我看

来，这项授予真的太及时了；它是在1991年宣布的，而此时恰逢我写作此书的最后阶段，因此它给了我修改所需的时间，和准备底稿和插图的经济支持，并让我鼓起勇气渡过难关，最终完成了一项时间跨度长、任务繁重的——尽管非常有趣、让人满足——课题。

因为这本书是由几年来完成的文章组成的，所以得到了许多不同的人不同方式的支持。我尝试在每篇文章的起始评注中就这些支持表达谢意；对那些因为疏忽而没有提到的，我在此深表歉意。然而，在这项课题的不同研究阶段，我的朋友和同事私下给予我的感情支持，和与我进行的知识性对话却没有在这些评注中得到体现。

## 前 言

### ——阅读鲍尔多

我第一次遇见苏珊·鲍尔多的时候还是一名研究生,在一个专门研究批判理论的英语系学习。这个系的学生精通解构语言和拉康的精神分析,还有福柯的谱系学。因为感觉有点被疏远,受到排斥,并急于证明我们在那个语境中的价值,一群学生组成了一个女性主义理论阅读小组,这个小组存在了5年。考虑到我们在价值评价方面所受的特殊训练,我们阅读的女性主义理论有其特定的类型,通常和前面提到的理论家相关。就这样,我们在1989年夏天读到了《女性主义和福柯:反思抗拒》(*Feminism and Foucault: Reflections on Resistance*)这本论文集,里面有鲍尔多的早期论文《神经性厌食症:作为文化具体化表现的精神病理学》。

一篇文章所带来的转变实在是太大了。在读到鲍尔多之前,我和大多数学生一样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不怎么有热情。虽然我能凑出论文,但我以一种似乎受理论鼓励的方式超然于我的工作,并以高度抽象的语调写作,这是人们对那时研究生的期待。用他们的话说,我不投入。但那天下午我坐下来读鲍尔多的文章时,对语言的热

爱,对所读作品的激情都开始随着鲍尔多的话回到我身边:我认为一个文化中发展起来的精神病理学远非异常或越轨现象,而是那个文化的特有表达,实际上是其大部分问题的具体化表现。

那天阅读鲍尔多给我的感觉是,就像康拉德的马洛在《黑暗之心》中谈到库尔茨的著名宣言时所说的,“好像一层面纱被撕破了”。她的著作的确很像一位伟大小说家的作品,因为它恢复了普通批评语言中经常缺乏的东西:那种具体化的感觉,在场的感觉——感觉被写的东西的确是真实的;某些事情真正处于紧要关头;在某些基本方面,我们得到了一个真相。那天晚上我们在阅读小组中进行的讨论具有实质性差别。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感觉自己得了精神错乱,是一些努力证明作为思想家和消费文化成员的价值的女人,这种文化正不断弥漫,并似乎在许多方面将我们界定。但那天晚上在读鲍尔多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是局外人,努力讲一种对我们而言陌生甚至不友好的语言;我们感觉成为对话的一部分。苏珊·鲍尔多拒绝站在当代文化之外,从高处进行批评,因此给了我们发言的权利和方式。

《不能承受之重》本身就是那篇早期文章的结晶和发展,在文化批评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让许多学术界内外的人对我们的文化有了实质性理解。它在概念界定和批评方法上真正做到了跨学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在一种知识分子的生活思考、书写和生存。1993年出版后不久,这本书就获得了普利策奖提名。它帮助生成了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一种全新类型,如今叫“身体研究”。在社会学、哲学、英语、性属\*研究、伤残研究、心理学和许多

---

\* 原文为 gender,为了和 sex 区分,特译为性属,即社会性别。——译者

其他学科中,它被当做一本基础性著作来引用。新的稿件在它们讨论的所有话题中不断把鲍尔多当做一种理论框架使用,从饮食失调到哲学家,再到卡尔文·克莱因\*。在为妇女、男女同性恋、族性、女性主义和波普文化服务的网站上,《不能承受之重》被列为“必读书目”。《不能承受之重》似乎成为年轻一代学者的圣经。我们对其他理论家还抱有几分冷静的赞赏,保持适度的距离,但当我们谈起鲍尔多的时候,我们的冷静就立刻融化了:“苏珊·鲍尔多?”我们会说,“我爱她!我的意思是,我真的爱她!!!”尽管从时间上讲她属于早一代学者,有时会对媒体文化和参与其中的人怀有敌意,但同时她又给我们以启示,是我们中的一员。她讲我们的语言,她生活在我们的世界中。从广义上讲,她好像喜欢并且理解我们。

阅读鲍尔多就像在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形象中纵情骑乘,用一种惊人的X光射线看它们,看清它们的血液、内脏和骨骼,并最终看清我们自己。鲍尔多总能在一个清晰时刻清楚地表达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觉察到,但无法组成一个连贯整体的东西,这是她的典型风格。她一点一滴、小心翼翼地展现了我们在哲学史,在性属和种族意识形态中最为深层的焦虑的来源,和这些焦虑在包围并在某种基本意义上构成我们的文化形象中得到表达的方式。鲍尔多向任何被主导文化界定处于其价值边缘之外的人展示了通往拥有一个自我的道路,一种切断主体性和自我否定之间的历史纽带的方式。《不能承受之重》,如同鲍尔多的所有著作,在本质上是一种洞察、包容和理解的巨大天赋。尽管这个版本标志着《不能承受之

---

\* 卡尔文·克莱因:即通常所说的 Calvin Klein,简称 CK,一种著名的服装品牌。——译者



重》迎来了出版十周年纪念,但它还是和初版时一样超乎寻常、见解深刻、广受欢迎。在当代的媒体文化这个疯狂的、高速运转的世界里,苏珊·鲍尔多是我们的向导、我们的伴侣和我们的朋友。阅读鲍尔多让我们感恩,并因此变得更加坚强——这就是她给我们的礼物。

莱斯利·赫伍德,2003

## 在形象的帝国中：十周年纪念版序言

——致凯茜

在我们的周日新闻里；在早晨喝咖啡的时候；在公交车上；在机场里；在结账处。在我们下班和放学后，在被子底下感受刺激和新鲜的时刻；抑或在电视机前把要洗的衣服折起来时用余光看到的。它或许是清晨五点钟守候在电视导购节目前聆听华丽的承诺：减肥药的最新消息；恢复神奇发型；明星们的化妆秘密。或许是在牙医处等待时，努力把注意力从迫近的牙根管上移开时建立的一种瞬间关系。或许是一堆刺激感官、光彩夺目的东西，一种蓄意的卖弄，一种“迫不及待要和你回家”的热情。也许是一本少年杂志：教你如何穿衣，如何梳理发型，如何让他对你垂涎三尺的技巧。或许是在影院看的一场电影，在黑暗中仍然气势恢弘、不可思议。我们相信自己没有注意无穷的商业广告和各类广告。它们不断出现，无处不在，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像金鱼缸里的水一样，很少被金鱼注意到；哪怕是注意到了，却不屑一顾：喜欢“华而不实的东西”——一种无害的放任。它们太容易被接受，进进出出，消化后就被遗忘，几乎无法再让我们感到愤怒。

这些仅仅是一些画面。

## “没有人会因为看一幅图画而生病”：跨文化快照

这位年轻女孩站在镜子前。再也不用从胖开始了，因为她已经吃了几周不含脂肪的食物，并且已经实现了她的目标：身高5英尺4英寸，体重115磅——按照医生的表格，这就是她应该具备的体重。但该死的，她看上去还是又矮又胖。她无法让自己不去想《红磨坊》的插曲《橘子酱女郎》的视频。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平克·莱尔·金和马雅都以自己完美的方式演绎了它：每一条曲线都是流畅和圆滑的，瘦而性感，无可挑剔。这个女孩开始恨自己并感到羞耻。视频继续播放，演唱者的身体像磁铁般吸引了她的眼睛；她感觉自己爱上她们了。但嫉妒撕扯她的胃，足以让她病倒；她永远不会像她们，不管减掉多少重量。看看她的那个肚子，看到它是如何醒目了吗？这些东西——它们事实上在摇摆。她的臀部长相恐怖；她是个肥胖、粗大、像面团一样的女孩。

《前线》\* 问英国版《时尚》的编辑亚历山德拉·舒尔曼，年轻女孩用不可能具备的形象衡量自己，时尚产业是否应该为创造出这些形象负责。舒尔曼满不在乎地说：“实际上没有多少人告诉我，他们看了我的杂志后决定成为厌食症患者。”<sup>①</sup>

舒尔曼竟然相信是这么回事，这可能吗？

在中非，古老的节日仍然赞美丰满的女人；在某些地区，新娘在新婚夜前会被送往养肥禽兽的农场，在那里变得丰满，被拿捏出

---

\* 《前线》(Frontline)是美国公共电视(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一档著名的新闻调查栏目。——译者

理想的身段。在一个艾滋病肆虐的国家里，皮包骨头的身体意味着——就像它曾经在意大利人、犹太人和美国黑人中所代表的——贫穷、疾病和死亡。“一个非洲女孩必须有突出的臀部。”服装设计师弗兰克·奥萨蒂说。“在非洲，我们有臀部，我们有屁股，我们喜欢肉。”多年来，尼日利亚按照地方标准选派佳人角逐世界小姐，但选手们表现得很糟糕。后来一位机智的企业家站出来反对地方标准，并培养出了阿格巴妮·达瑞葛，一位肤色浅，身材极瘦的佳丽（他的灵感来自 M 网，这是在主要播放美国影片和电视节目的卫星电视上跨越非洲看到的南非网络）。阿格巴妮·达瑞葛赢得了世界小姐头衔，是第一位有此成就的非洲黑人。如今，尼日利亚青少年纷纷禁食和锻炼，努力成为“雷巴”（lepa）——这是风靡一时的让“它”变瘦的女孩所用的一句通俗俚语。其中一位说：“人们已经意识到苗条就是美丽。”<sup>②</sup>

布伦达·理查德森和伊兰·雷尔是《帮助你女儿爱上她身体的 101 种方法》一书的作者，这本书讲述了新到来的 32 岁俄罗斯移民萨沙和她 14 岁的妹妹的故事。萨沙很快减掉了 20 磅，所以看妹妹的上臂和大腿就不顺眼了。“我妹妹的胳膊和大腿肥肉太多，满是脂肪团。”她告诉理查德森，并且抱怨说她们的母亲给她穿短袖衣服。当她母亲这样做的时候，萨沙会设法阻止，告诉她妹妹“把肥肉盖住”。<sup>③</sup>

租一盘与美国建交之前制作的俄罗斯电影，看一下女演员的胳膊，然后你就明白这件小事多么与众不同，多么能说明问题。<sup>④</sup>

过去几年里我写的关于饮食失调的文章开始被译成日语和汉语，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在我的读者中，亚洲妇女是最为坚持这种观点的人群之一，即饮食和身体形象对她们那个地区的人来说不

是问题；的确，我的最初研究也显示亚洲人事实上不知道饮食失调这回事。但当《不能承受之重》的韩语版在今年发行时，我觉得有必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我发现了大量报告，报道饮食失调在中国、南韩和日本的戏剧性增加。“随着许多亚洲国家变得西化，被灌输高大、苗条和纤瘦的西方审美标准，一种事实上如海啸般的饮食失调已经将亚洲国家淹没。”尤妮斯·帕克在《亚洲星期》杂志中写道。年长的人仍然记得情况非常不同的时代。比如在中国，革命理想曾经谴责任何关注外表的行为，还发生过数次灾难性饥荒，“小胖子”是表达对孩子喜爱之情的说法。如今，速食无处不在，孩童肥胖症正在增加，胖和瘦的文化含义也随之发生变化。“当我年轻的时候，”在北京经营一家健身中心的李晓静说，“人们羡慕甚至嫉妒胖人，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过得好日子……但现在我们大多数人看到胖人时，会认为‘他长得太恐怖了。’”<sup>⑤</sup>

因为地理位置偏远，斐济群岛直到1995年才装了一个电台，播放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节目，人们才有电视看。在这之前，斐济没有饮食失调病例的报道，人类学家安妮·贝克(Anne Becker)的研究显示大多数斐济女孩和女人都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满意，不管她们的体形有多大。1998年，这个电台开始广播后仅仅过了3年，11%的女孩报告说通过呕吐控制体重，而调查显示这些女孩中62%的人在前几个月有节食行为。

这种改变让贝克感到惊讶；她原以为斐济的文化传统可以“抵挡”媒体形象的影响，因为它赞美饮食，偏爱丰满的身体。那么她如何解释斐济人的脆弱呢？他们对媒体的了解不够深刻，认识不到电视形象不是“真实的”。<sup>⑥</sup>

## 形象帝国中的“现实”

我们足够老到，能认出形象不是“真实的”吗？这要紧吗？

在迷人的影片《L. A. 故事》中，史蒂夫·马丁问莎拉·杰西卡·帕克为什么她的胸部摸上去感觉这么怪。“哦，因为它们是真实的。”她回答说。有趣的回答！但这也不再是个玩笑，因为如今真实的胸部在女演员和模特中是异物，带来超出了有关名人身体荒谬文化的结果。许多年轻男子对不符合好莱坞标准尺寸和坚硬度的胸部不感兴趣。他们在意杂志插页中的胸部不是“真实的”吗？他们不在意。2001年，超过21万5千名女人购买胸部植入物，她们也不会在意。<sup>⑦</sup>隆胸是青少年最常见的外科手术之一。<sup>⑧</sup>这些女孩不是肤浅的人，非要长得像女神，否则不会满意。被实施植入手术的女孩越来越觉得为了看上去正常，她们需要这些东西，因为在她们生活的文化中，“正常的”正从根本上被重新定义，定义者不仅是各种形象，还有外科医生。《莱克星顿先驱》杂志上刊登了一位美容外科医生的广告：“模特和艺人当然做隆胸手术，但你每天看到的女人才是典型患者：你的邻居，你的同事，甚至可能是你自己。”

在《不能承受之重》中我描绘了后现代身体，它越来越依靠“重置、转变和修正的幻想，无限改进和改变，对抗历史性、必死性，甚至身体的物质性。如今文化塑料已经取代了这种物质性”。

当我写这些话的时候，最近的来自1989年的统计数字显示此类外科手术的实施人数是68万1千。

2001年，这个数字是850万。<sup>⑨</sup>

它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便宜、安全，而且用途越来越不是为

了“矫正”重要缺陷,而是“勾勒”脸庞和身体。对此,整形外科医师在道德上好像没有任何问题:“我不是来扮演哲学之王\*,”兰德尔·霍沃斯医生在《时尚》的一次采访中谈到,“对长得不错但想看上去完美的女人,我没任何意见。”<sup>⑩</sup>“完美”是什么时候被用来修饰一个人的身体的?这个词让人想起柏拉图的永恒之美——或许对于大理石而言是恰当的,但不适合活生生的肉体。我们改变;我们老去;我们死亡。学会对待这个事实是现世生活的生存挑战——和丰富内蕴——的一部分。但现在,这些能负担得起外科手术的人已经抛弃了生命的混乱和脆弱、私密的弱点、人类延续的自然,去幻想无限成就、“排除”任何障碍、“争夺金牌”。希腊人称其为傲慢,而在我们看来,这是我们的“权利”,去成为我们所能成为的一切。<sup>⑪</sup>

我们所认为的“完美”的门槛不断抬高——被文化意象,外科医生自己的建议,和习惯将每次背离视为“缺陷”的眼睛,这是霍沃斯没有谈到的。安是《时尚》同一篇文章中描述的一位潜在病人,她肌肉结实,体重105磅,但她眼中的自己大腿内侧的丑陋脂肪团正困扰着她。“不管我多么瘦,它们只是变小,但不会消失。”她抱怨说。霍沃斯认为安是抽脂术的完美候选人,所以她不太会就此罢休。“外科整形手术让你的眼睛变尖,”一位更加坦率的外科医生说,“当你完成一次手术的时候,突然你会每隔五分钟照一次镜子——找其他人看不到的瑕疵。”<sup>⑫</sup>

必须清除体内的任何脂肪残留,安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想法的?这种想法很有可能不是通过和其他现实中的妇女比较得到的,而

---

\* 哲学之王,这里指的是柏拉图,暗含“柏拉图式”的意思。——译者

是通过和电脑设计生成的人体躯干——在广告中用于宣传抗脂肪团的乳霜和类似的东西——比较得来的，它们的臀部、大腿和屁股就像缓缓倾斜的沙丘一样光滑、细腻。现实中没有人能拥有这样的身体。但这没关系，因为我们的期待、欲望和判断正受数字世界的操控。你上次在一本杂志或视频中看到皱纹，或者脂肪团，或者一个下垂的下颚，一个毛孔或一条皱纹是什么时候？10年前《哈珀斯》杂志刊印了《时尚先生》因为润色米歇尔·菲佛的一张封面照而收到的发票。照片的旁边是发票的复印件，写道：“米歇尔·菲佛绝对……什么都不需要。”事实上，单是菲佛的照片出现在那个封面上，就需要价值1525美金的下巴整修、面部去污、颈部软化、皱纹去除和其他五花八门的修饰。

今非昔比了。

如今，实际上你在杂志中、视频中，有时甚至在电影中看到的每一个名人的形象都经过了数字处理。事实上每一种形象都是如此。要充分理解它，不能被动地接收，要正视它的暗示。这不只是欺骗的问题——尽是一些广告从一开始就兜售的枯燥的旧玩意，这是关于感知的教学法：如何阐释你的身体。这些形象正教我们如何去看。经过过滤、抹平、润色、软化、锐化、重置的形象转瞬即逝，它是数字产品，视觉电子人，教我们对血肉之躯应该有怎样的期待；训练我们认识什么是有缺陷的，什么是正常的。

我们老练得能一眼认出形象不是“真实的”吗？这要紧吗？没有人会质疑广告：“警告：这个身体是电脑生成的，所以别指望你的大腿会有这种效果。”如果有人质疑，会影响安吗？当美丽、爱情和认可在召唤的时候，谁会在乎现实呢？这和老练有关吗？



## 一次悲哀的证实

在我写《不能承受之重》时，人们普遍相信饮食和身体形象问题完全属于特权阶层的白人女孩。这种看法是过去医学模式的遗留，它相信典型的治疗接受者提供的“数据图”——她确实是来自中上阶级的白人——能说明问题，但没有认识到媒体意象在跨越种族和阶级（和性取向）“散布”饮食和身体形象问题时具有的重要作用。像美国黑人、斐济人和俄罗斯人（还有同性恋女子，拉丁美洲人，和所有其他吹嘘有尊重丰满女人的历史的“亚文化”）一样，非裔美国人也被认为受他们的非传统文化价值的“保护”。因此，许多年轻女孩感到束手无策，独自应对她们不“应该”有的对自己身体的感觉，她们和自己的白人同辈一道，与为了达到目标所感到的前所未有的压力搏斗，眼看着珍妮·杰克逊和哈里·贝瑞瘦下去。

许多医学专业人士也受困于我所称的“厌食范式”中。他们还没有明白，饮食问题具有不同的形式，产生于不同尺寸和外形的身体。暴食——是非裔美国妇女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和习惯性清肠一样，都是和食物之间的一种扭曲的关系，而且不节食或不愿节食的体形肥大的妇女不一定满意自己的身体。锻炼癖很少被列为判断饮食问题的标准，但它已经成为一代人控制体重的选择，她们模仿詹尼弗·洛佩兹丰满、紧凑的臀部，而不是凯特·莫斯如柴的锁骨。一位少年女子看上去健康和精神并不意味着——在比喻意义上和现实中——她必须在跑步机上生活，她不能走下来，惟恐食物和脂肪压垮她的身体。